



茶祥子制茶坊门口的开放式茶空间

建设映秀制茶坊之初，茶祥子铺张防潮垫，就睡在工地的泥地上。夜晚无灯，四下寂静，只有后院高耸的碉楼不动声色地陪着他。身下的土地，曾经在那场地震中爆裂狂飙，四分五裂，但此刻却柔软安详，犹如母亲的怀抱。

茶祥子建造映秀制茶坊的过程中，不断有乡亲前来探望。“我是个清寒炒茶人，只能双手奉上清茶一杯，表达敬意。和乡亲们闲坐聊天，说的是琐碎家常，彼此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生命中的大开大合、大悲大伤。聊着聊着，就沉默了，只是一口又一口喝着杯中的茶水。喝完茶，乡亲们告辞，夜幕下的背影渐行渐远……”

于是茶祥子做了决定，将制茶坊门前的制茶平台，改建成开放式的茶空间。谁都可以来坐坐，想坐多久就坐多久；每天熬煮热茶水，想喝几杯就喝几杯，免费。

十一年后，老乡们把这个茶空间称为“映秀的会客厅”。

茶祥子祖籍四川成都简阳县三星镇。父亲16岁参军去抗美援朝，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到酒泉导弹基地工作。母亲是河北唐山人，高中毕业被解放军特招，也到了酒泉基地。三个孩子都出生在酒泉，他是最小的那个。

少年时代的茶祥子尚武好动，进过射击队，到吉林当过兵。对寒冷和死亡的恐惧，以及在集体主义的精神磨炼中领悟到的韧性，似乎已融入他的血液。

退伍后当过半年工人，茶祥子就来到北京，在魏公村搞了个小小的科技公司，做计算机和网络工程。创业那些年，公司也接到过大单，一次发行IC卡100万张。有一次公司挣了一笔小钱，他没有跟大家去吃饭庆祝，而是自己跑到外面花70块钱买了一两龙井茶。

“好贵啊，70块钱！”那是茶祥子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杯茶。不知怎么，这杯茶让他获得了某种心灵的慰藉，他似乎猛然间看见了那个漂泊的自己。

2000年，茶祥子结束了自己的公司，结束了自己

的北漂岁月，走上习茶做茶之路，从普洱茶开始拜师学艺，遍访茗山大川。

在学习成为一名茶商的过程中，他也经历了普洱茶的资本炒作，然后是断崖式跌落。所有的路都不通，他决定上山。

蒙顶山，千佛寺，茶祥子在这里寄居两年，让他遇到西路边茶。

在蒙顶山，茶不仅仅停留在史书典籍和传说故事中，也是心身融合为一的修行体悟。千佛寺的禅师们负责管理茶树，他们独特的修行方式就是每天到茶园里“行足”，用脚丈量茶园的每一寸土地，用心感知和记录茶树的生长变化。茶祥子说，和尚和尚，就是“和谐”“时尚”的意思。在茶道和佛法相融的修行中，他领悟到内心通达平静与和谐的智慧。

雅安和汶川都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，都是边茶的重要产地，以雅安为代表的叫南路边茶，以汶川为代表的叫西路边茶。

在千佛寺寄居期间，有个红衣喇嘛每年夏天从藏地来寺里挂单。藏地有饮茶习惯，红衣喇嘛常在禅房里熬煮藏茶，茶祥子就去以茶会友。深一句浅一句聊着，就说起西路边茶的事儿。

红衣喇嘛说，藏茶因为长途运输，所选茶叶多为粗老茶梗。其实历史上也有过精品黑茶，是流传在汶川-松潘-马尔康-壤塘一带的西路边茶，经唐蕃古道运往拉萨和西亚各国，可惜早就没有了。

茶祥子心里就有了挂念。

寻找西路边茶

松茂茶马古道是连接汶川、松潘和茂县的一条交通大动脉。古道起于都江堰，沿岷江河谷而上，直达松潘古城，全长700多里。松茂茶马古道既是四川西部的一条经济走廊，也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，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，被誉为“南方丝绸之路”。

“这条路如果不好好恢复很遗憾，因为这条道连接着藏、羌、回、汉多民族，它是一条人文运河。比茶的意义更大。”茶祥子说。

循着这条古道，茶祥子找到了藏茶的源头，竟然就是西路边茶。

《西藏政教鉴附录》称：“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。”据说文成公主进藏时，庞大的队伍进入川藏之后，随着海拔的升高，高原反应逐渐强烈，队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困顿与疲劳。当时文成公主听从了藏人的建议，命人打开茶砖的包装，烧出大量的茶水，供所有人